

啟示錄

(一名四騎士)

丁伯騷著



(戲劇工作社叢書之一)

建國書店總經售

啓示錄

——四名騎士士

(三幕劇)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月初版

作者 丁伯驩

發行者 戲劇工作社

代表人 吳鐵翼

印刷者 漢口新快報印刷所

重慶江北董家溪二號

總經理 建國書店

重慶林森路特廿四號

(每冊實售國幣二十元)

啟示錄

(一名四騎士)

丁伯駟著



(戲劇工作社叢書之一)

建國書店總經售

原书空白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勒

琦琦，跳舞是跳舞，結婚是結婚，這兩件事有什麼聯帶關係？

琦

一個在南美洲長大的姑娘，不能嫁給一個不會跳探戈的男人啊，我的小羊兒。得了，別整扭，這是多麼學吧，來！這回我做男的，你做女的，你瞧我怎麼跳的。

勒

好，來吧。

（於是琦琦和勒內距離二尺多遠各自站定，琦琦鬆了個姿勢之後，勒內旋到了她的身旁，她一手接住他的手——）

琦

你腳尖轉啊！

（他連忙靈笨地打起轉來，她一垂手，他突然摔倒在地上了。）

琦

（不禁大笑）哈哈哈哈哈……

（門穿啓，浦佩·阿利亨棧款在前，盧俊夫隨之，相繼走入。）

（盧俊夫，中國人，年二十餘。瘦長的身材，亂蓬蓬的頭髮，雖然生活在外國很久，總沒有脫離他祖國中間氣派的名士風度。五官生得極端正，最引男人注意的是他那一對神經質的眼睛。富熱情，但是是潛伏的，所以外突顯得至爲沉靜而老成。他穿著一身青色的舊西裝，打

着一條已經褪了色的紅領帶。）

（沛佩·阿爾亨梭拉，西班牙人，年紀和盧彷彿。身材瘦小，一臉貧血的樣子，然而却是個多血質的人。不修邊幅，風趣盎然，可就是「幽默」起來，也掩沒不了他那種直率而誠懇的真性情。他有一頭的灰髮，一雙極為明亮的眸子。說起話來，聲音低，語氣緩，但很悅耳。從他整個樣子看來，叫人對他有「命途多舛」的預感。嗜書若命，嫉惡如仇。他穿着一套灰色服裝，上面束一塊四一塊的腰子。）

阿爾亨梭拉 怎麼啦？您躺在地下幹甚麼啊？

琦 （連忙收住笑）我們在跳阿根廷探戈。

（勒內連忙立起關了留音機）

阿 阿根廷探戈？怪了，我就沒看見過你哥哥睡在壇上跳過。

琦 我們喜歡這麼來。

阿 我贊成，這叫做「有創造的精神。」

勒內 阿爾亨梭拉先生，這位先生是——

阿

哦，對了，我倒忘了替你們介紹了。這是盧俊夫先生，中國人。盧先生，這位是許爾的令妹琦琦小姐；這位是琦琦小姐的未婚夫勃內先生，議員拉古爾先生的少爺，工料大學的高材生。

（被介紹的人互相握手為禮）

阿

盧先生的學問廣博極了，我佩服他到了家。

阿

你也一樣啊，書獃子。

琦

不，我差得遠。比起他來，正如同拿我祖國西班牙的土地同中國土地打比一樣，一個是狹小，一個是廣大。

盧俊夫

你太客氣了，阿爾亨梭拉先生。

勃

見到你，我也很高興。自從你們貴國抗戰以來，我就十二萬分地欽佩你們中國人民，在你們的領袖領導之下，是那麼英勇地同敵人戰鬥，是那麼地不屈不撓。

盧

謝謝你的盛意。不過請容許我說句笑話：聽你說話的口氣，好像說，如果在我們抗戰前，你會像許多歐洲人似地不會太看重我們，是不是？

阿 我應該算例外，盧先生，我是個四海一家的人。

盧 我懂得你，可是別人並不都像你啊。你該記得從前我們中國人在歐洲，常常是需要躲開許多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的目光的。

阿 現在您也可以由驕傲的目光對待許多歐洲人了。

盧 你錯了，阿爾亨樓拉先生，中國人沒有這麼狹窄的心眼。我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，完全是用一種同情和愛戴的眼光來看他們的；我尤其爲那些在希特勒這魔王恐嚇下委曲求全的國家憂慮。

琦 噢啊，請你們說斷別的好不好，這些話叫我頭都聽疼了。盧先生，你們中國地方很好玩，是嗎？

盧 從前有許許多多好玩的地方，現在好些地方讓日本兵毀壞了！

琦 等你們打完了仗，我跟你到中國去玩。我的小羊兒，你當然也願意去嗎。

勸 (老實得很)唔。

阿 琦琦小姐，你就知道玩兒。

琦 爲什麼不該呢？都跟你一樣當番戲子，好不好？我要玩兒，不但要到中國去，還要走遍這個地球。

阿 怕等不到中國打完戰，整個世界就要砲火連天了。讓你玩去。哦，我又說叫你頭疼的話了，還是說別的吧。今兒格什臘風把你吹到令兄靈堂里來的呢？

琦 哥哥剛從阿根廷回來，我們不該來看看他，問個好嗎？

阿 瞧你說的。誰說你不該來的啊？

琦 你知道哥哥到哪兒去了嗎？

阿 上帝知道。

琦 勒內，我們該走了。（挽上勒內臂）再會。

盧 再會。

（阿爾亨棧拉只把手揚揚）

（琦與勒內下）

阿 好，現在我們可以繼續談談在你房間里沒談完的話了。依你說，這回是免不了要打囉。

盧 我想是免不了。希特勒同墨索里尼在你的祖國西班牙製造戰爭的時候，英國同法國讓過步

；希特勒侵略法國的時候，他們也讓過步；現在希特勒來轉波蘭的念頭了，張伯倫老先生來着把雨傘一趨趨往柏林跑，法國跟在後面轉，以爲還可以用靈曲求巫的法子維持和平，可是照我看來，我剛才說過，這一回是行不通了。

阿 那麼，張伯倫老先生的雨傘真抵不住那四位騎士所射出來的毒箭了。

盧 四位騎士！

阿 你難道不知道有一個四個騎士的故事嗎？

盧 四個騎士的故事？

阿 其實你一定也讀過這本書，不過，也許你不大記得這四個怪人了。

盧 我讀過那本書？

阿 聖約翰的啓示錄，你沒讀過嗎？

盧 (恍然) 哦，啓示錄。我還有着那麼一本畫冊子呢。

阿 (沉在夢境里似) 正一個高大的寶座上，坐着一位像瑪瑙製成的人，一道長虹在他的腦後

繙成一幅翠玉般的大幕，這寶座的四周，另外有二十四個比較小的座位繙成一個半圓形。在這些座兒上，坐着二十四個白衣金冕的老翁。有四隻活生生的怪物防護着中間那隻寶座。突然一隻羔羊走到這些座位的中間來，當着座上這些人的面，揭一卷秘錄上的封條，封條上蓋着鮮紅的印。這時候喇叭和銅鼓都震人地吹打起來。第一個封條揭開了，第一頭怪物用雷一般的聲音說，「瞧！」於是有一位騎士騎着一匹白馬出現了，頭上戴一頂冕，手里挽着一張弓，這是侵略惡神，也是瘟神。接着第二張印封揭開了，第二頭怪物眯着滿身的眼睛也高聲喊了一聲「瞧！」登時閃出來一匹棗驕馬，馬上的騎士揮動着一把長劍，這就是戰爭之神。展開第三個印封，第三頭怪物也喊了一聲「瞧！」於是跳出了一匹黑馬，騎馬的舉着一架天平，是預備天秤人類的糧食的，這是饑餓之神。第四個印封揭開了，那第四頭怪物同樣高聲喊「瞧！」出來了一個骷髏一樣的騎士，騎着一匹青驕馬，他叫做死亡之神。

八在他正說到第二個騎士出現時，許爾·台諾乙由外面推門走了進來。腋下挾着一冊書。一個說得出色，一個聽得出神，都沒有注意到他走進來。他看見他們的神氣，詫異地立在門口，也靜靜地聽下去。

（許爾·台諾乙，是二十七八歲的花花公子。身材高大，闊肩膀，胸挺腰細，姿態矯捷，噹噹響出探戈名手的派頭。髮黑如漆，留着長長的鬚鬚。性情像春日的朝陽，明朗得可愛。他家養美洲人愛穿的花格子服裝，打着個大領結。）

盧 （長歎）唉——戰爭，瘟疫，飢餓，死亡！

阿 他們在上一次歐洲大戰出現，離現在不過纔二十年，這短短時期內，居然又再度出來同人類爲仇了！

盧 事實上兩年前他們就在中國出現了。（發現許爾）有客人來了。

阿 哦，許爾·你回來了。（向盧）不是客人，他是這間畫室真正的主人啊。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吧。盧俊夫先生，中國人，是到巴黎來學畫的。

許 爾 （趨前握盧手）歡迎！歡迎！我的同志。

盧 您叫我同志，大概是拍畫畫的言囉。

許 我想，至少我們選了巴黎做下腳地方的目的是一樣的。三年前我願意跟我父親回到他的祖國來，完全就在想做一個畫家。您聽見過我的名字嗎？

阿 從我的嘴里聽見你的大名了。

許 (有點失望似地) 哦，從你嘴里知道了的。盧先生，您的畫室在那里？我能知道嗎？

阿 盧先生同我們是鄰居。

許 那太好了。沛佩，你怎麼早不給我介紹呢？

阿 我也是在你這次回阿根廷去的中間才認識了盧先生的。

許 盧先生的畫室一定比我這個小地方高明多了。

盧 不，台階乙先生。一個窮得不能再窮的中國留學生會在巴黎有一間漂亮的畫室嗎？我拿什麼

同您在阿根廷廣大的土地和數不完的马廐相啊。

阿 就爲了這點經濟上的原因，盧先生已經不想成就他自己在這方面的天才了。

許 (笑) 那麼我們更是同志了。我也好久不拿畫筆了。(脫了帽子套在石膏女像的頭上) 你也

算是一個「性靈畫家」了。

阿 我的性靈畫家，你又拿石膏像當帽架子啦。(將帽子從像上取下)

性靈畫家？

阿

這是我送他的頭銜。這位小台諾乙先生，有天才，有想像，有創造的衝動，可是不知怎麼的，花了那麼多錢，請過那麼多漂亮的模特兒，總是沒有畫成過一幅畫。您瞧，那邊喬特兄弟，有的都是他未完成的傑作。有的只畫了臉的輪廓，有的只畫了一隻動人的膀臂，有的只畫了一隻苗條的大腿……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！祇要在性靈中有了超人的想像，也算是一半成功了嗎？所以我稱呼他是「性靈畫家」。

我並不討厭那個有諷刺味兒的頭銜。

許 盧 許

我只聽這樣的稱呼也不敢接受的。因為我這作畫的性靈也給火藥氣味所造成的恐怖粉碎了。我進來的時候，你們正在談什麼騎士什麼騎士的事，樣子很神祕，我沒敢驚動你們。你們究竟說了些什麼啊？

阿 我們在說那希特勒、墨索里尼，日本實相相依為命的四個煞神，戰爭，瘟疫，飢餓，間死亡。

盧

你所說的這四位寶貝，我正好有他們的畫像，我夫拿來給你們看看。（出）

許 看樣子你同這個中國人很要好。

阿 不可以嗎？他不是女孩子，想必不會叫你嫉妒囉。

許 什麼使你們要好的呢？

阿 我佩服他的知識和見解。不過我又很懊悔認識他。

許 爲什麼呢？

阿 先打個比方你聽吧：一個得到珍寶而又丟了的人是比根本沒得到珍寶的人不舒服多了。

許 你是說你會失去這樣一個好朋友嗎？

阿 是的。他要回中國去了。

許 爲什麼他要走呢？

阿 你忘了中國正在向日本肉搏嗎？他說他再不能心安理得地待在外國，站在砲火圈子的外邊了。

許 何況歐洲的時局現在也正……

阿 不談這些吧，我有要緊的話問你，對於人類學同社會學一類的書，你平常替我讀了一些沒有

呢？

阿 稍微翻過一兩本。

啓 示 錄